

作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工具的媽祖文化

古 明 君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近年間在中共官方論述中，媽祖文化被上升至國家發展，推動統一等戰略位置。然而，媽祖文化為何？媽祖文化與作為民間宗教的媽祖信仰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黨國如何運用媽祖文化以達到特定的戰略目標？回應上述問題，本文分析媽祖文化此一範疇浮現的過程、及其內涵的演變，所涉及的國家與宗教之間的動態，並聚焦分析一個與媽祖文化密切相關的官辦非政府組織——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成立脈絡、組織運作、活動推動與論述生產。本文指出：媽祖信仰社群在宗教復振過程中採取「文化化」的策略，媽祖文化此一範疇由此浮現。在信仰社群與國家議程的交織與互動中，此一範疇逐步取得官方認可，被黨國收編改造為國家的文化工具，且其目標主要在於發揮海外影響力，而非規管境內信仰社群。本文發現：雖汲取自媽祖信仰，但媽祖文化創造了去宗教化的主體位置，並以文化傳播取代宗教發展，因而得以採取文化交流的形式，作為黨國發揮海外影響力的工具。國家主導下的媽祖文化工作內容，初期以對臺媽祖文化交流為主，近期則配合一帶一路政策，推動更多海洋絲路國家的聯繫交流。以此個案，本文呈現了大統戰與大外宣時期中共民間宗教工作的新貌。

關鍵詞：媽祖文化、民間宗教、中共海外影響力、宗教工具化

* * *

壹、現象、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2016 年，中國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章節中，出現了「媽祖文化」一詞：「構建官民並舉、多方參與的人文交流機制，互辦文化年、藝術節、電影節、博覽會等活動，鼓勵豐富多樣的民間文化交流，發揮媽祖文化等民間文化的積極作用」。延續此，在 2018 年兩會期間，福建代表團向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提交了「關於更好發揮媽祖文化在建設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實踐祖國統一大業中的重要作用建議」，爲了讓媽祖文化發揮更大價值，建議「由中央統戰部、國臺辦、文化部門及福建省委、省政府和莆田市委、市政府等，聯合成立國家層級的推動媽祖文化發展領導機構，制定近期和中長期發展規劃。另外，要統籌民間、高校、海外等各方資源，分期推出一些有影響力的媽祖文化發展項目，做到因地制宜、多維發展、和諧共振，讓媽祖文化在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抵制臺獨，推動祖國統一大業中發揮更大作用。」（澎湃 2018）在十三五規劃，以及以上的建議文字中，我們都可以確認：在中共官方論述中，媽祖文化被上升至國家發展，推動統一等戰略位置。

在改革開放後，部分民間宗教取得了文化正當性，逐漸擺脫封建迷信的汙名標籤，媽祖信仰爲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學者已指出：媽祖信仰的宗教復振，採取了「文化化」（*culturification*）的策略（Ku 2015）。今日我們看到在一帶一路建設以及對臺工作中的媽祖文化，是此一民間宗教文化化之後的產物。然而，既有的研究，尚未仔細探討以下問題：一、媽祖文化爲何？二、媽祖文化與作爲民間宗教的媽祖信仰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三、黨國如何運用媽祖文化以達到特定的戰略目標？

要回答以上問題，本文的研究策略是分析媽祖文化此一範疇浮現的過程，及其內涵的演變，所涉及的國家與宗教之間的動態，並且聚焦分析一個與媽祖文化密切相關的官辦非政府組織（GONGO）——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其爲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取得中國國家批准、與媽祖文化有關的全國性社團組織。研究方法上，本文分析該組織形成的脈絡、發展及其工作內容，來探討依託於民間宗教而重塑的媽祖文化之內涵與運用、並以此理解黨國將民間宗教作爲一種戰略工具使用的目標與理性。分析素材主要爲該組織發行的會刊：《中華媽祖》雜誌，並輔以相關媒體報導、官方出版品。《中華媽祖》雜誌，2005 年創刊時印行 3000 本，至 2015 年時每期印行約 8000 本，發行至中國國內與臺港澳和海外地區的廟宇及媽祖文化機構、學

者專家、莆田商會、臺商臺胞等，並且在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協會年會等活動中贈閱（翁衛平、蘇健 2015, 36-37）。作為協會會刊的《中華媽祖》雜誌，內容雖是協會的自我呈現並帶有宣傳意識，但其中關於組織成員和活動報導的文章，內含相當多的資訊是具體客觀的事實資料，本研究視其為與組織相關的資訊進行分析。除此之外，該雜誌刊登相當多文章是具有主題式的表述，本研究視其為對媽祖文化的論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對此進行論述分析。分析《中華媽祖》雜誌時，我也輔以其他媒體報導或官方出版品進行交叉比對。近幾年間，關於媽祖文化的相關論述生產與活動，也有其他重要機制，例如本文在稍後會提到的，自 2016 年起舉辦的世界媽祖文化論壇。然創刊於 2005 年的《中華媽祖》雜誌，提供了歷時性與系統性的論述內容，也呈現了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歷年活動。且近年來相關重要活動，即便並非由該協會主辦，在《中華媽祖》雜誌中也會有報導，並且做出論述詮釋。透過這些資料的分析，本文將說明：不同於民間宗教的自發性發展，媽祖文化是一個具有官方論述位置的範疇；此一範疇雖源於宗教復振過程中信仰社群的「文化化」的策略，但在信仰社群與國家互動，以及宗教正當性與國家議程交織的過程中，此一範疇逐步取得地方層級和中央層級的官方認可，並進而被黨國收編改造為國家的文化工具，透過國家統合主義下的社會組織進行論述生產，以聯繫並進而影響海外信仰社群。這樣的文化治理方式，具有統戰的傳統，而在對臺工作、以及一帶一路計畫中，更擴大成為國家發揮海外影響力的戰略工具。

貳、理論與分析架構

一、中共治理下的宗教工具化

中國共產黨對於宗教的治理，一直以來都有將宗教工具化以服務政權的模式。在全面取得政權之前，共黨領袖意圖治理具有多元民族與複雜宗教傳統的人口，而在其與宗教領袖的互動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對待「宗教問題」的方針（Goossaert and Palmer 2011; Yang 2011），並形成將宗教納入統一戰線（以下簡稱統戰）工作的宗教治理模式。自 1950 年代起，中共即以統戰部門來制定宗教與少數民族事務。雖然在 1954 年後國務院下即設有宗教事務局，且在 1998 年之後更名為國家宗教事務局，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仍是制定與執行符合黨意的宗教政策之主要部門，國家宗教事務局僅監督執行宗教事務的政策與規定（Potter 2003; Yang

2011, 66-85)。自 2018 年《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之後，國家宗教事務局不再單獨設置，合併至中共中央統戰部之下。

今日中共的相關政策文件中，清楚定位宗教工作具有統戰性質。在 1982 年頒布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的文件（一般稱為 19 號文件）中，清楚表達了中共對於宗教治理具有統戰性質的基本立場：「黨對宗教的工作是黨的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這就要求我們各級黨委，一定要有力地指導和組織一切有關部門，包括統戰部門，宗教事務部門，民族事務部門，政法部門，宣傳、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部門，以及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並且分工負責，密切配合，把這項重要工作切實掌握起來，堅持不懈地認真做好。」（中國民族宗教網 2012）

既往，宗教統戰工作，是針對五大制度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的收編控制，自 1950 年代起，中國五大制度性宗教紛紛成立愛國教會與協會，它們屬於民間組織，隸屬於各層級的宗教事務局，它們的組織業務應經過同一層級的宗教事務局審批，當涉及跨區域的問題時，則向上一個層級的宗教事務局報告（Yang 2011, 66-85），這種宗教管理模式具有統合主義傳統，透過愛國宗教組織，吸納收編宗教團體與宗教人士忠於政權，在可接受的限制下進行宗教活動，同時亦排除其他不具有合法性的宗教團體與活動（Dunch 2008; Wang and Groot 2018, 4-7）。以此，使宗教活動及教義，與社會主義社會及黨國所定義的政治議程相適應（Dunch 2008; Potter 2003; Wang and Groot 2018, 4-7; Yang 2011, 66-85）。透過這樣的管理模式，王韻（2016）指出，「敵人意識」加上「胡蘿蔔與棒子」的統戰邏輯得以發揮成為中共宗教治理的核心：分殊宗教社群，支持中共者予以存在的正當性或者名譽頭銜等，而不支持者則面對各種打壓與限制。

民間宗教由於具有彌散性質、並非制度宗教，過往並不在中共宗教統戰視野中。然而，改革開放時期，復振的民間宗教具有的工具性，包括吸引外資、發展經濟等，被不同的地方政府認知並運用（Chan and Lang 2015; Chau 2009; Ku 2015）。具有特定工具性的民間宗教，逐漸進入黨國的視野。習近平執政時期的大統戰策略（Wang and Groot 2018），把對宗教工作、對港澳臺及海外聯繫等統戰任務提升為地方施政要務。雖然已有少數學者注意到：中共可透過民間宗教的文化交流對境外社會產生非正式影響力（古明君、洪瑩發 2017），但關於近來黨國策略性運用民間宗教、民間宗教與統戰之關係等相關研究文獻仍相當少。本研究個案是關於民間信仰的重塑與改造，探討其如何工具化地受中共運用、且此種運用與過

往宗教統戰戰術之間的類同與差異。望以此實證研究的發現，豐富此一研究領域。

二、中共境外影響力的樣貌

近年來，學者提出軟實力（Kurlantzick 2007）、銳實力（Walker and Ludwig 2017）等新興概念，描繪中國崛起後中國政府的境外影響力。臺灣學界對「中國因素」的研究，則探討中共影響臺灣社會的現況與機制，提供我們理解中共近年發揮境外影響力的一些獨特模式（吳介民 2017a）。根據吳介民的定義，「中國因素」指涉中國政府運用資本、意識形態、文化與血緣連帶，發展並強化其與境外社會不同部門的關係，透過經濟誘因或者非物質性的誘因，進而影響境外社會的企業行為、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衆態度或政治秩序，使中國的影響力進入境外社會諸領域（吳介民 2017a, 34）。這樣的影響力及其作用機制，並非國家強制能力直接施力於境外社會，往往是以間接施力的模式，透過在地協力者發揮銳實力。例如：吳介民的研究指出，中共對臺的影響模式之一，是透過商業進行統戰，以「讓利」、「惠臺」為名，達到預期的「以商逼政」效果（吳介民 2017b）。在此一經濟統戰模式中，中國因素得以在臺灣發揮其影響力，需要建立「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並且培育在地社會的協力者為中介，才能深入臺灣社會內部發生作用（吳介民 2017a）。除了以商業模式做統戰之外，「中國因素」相關研究也指出：對於不同社會部門，中共在臺灣發揮影響力也有其他模式，包括訴諸中國民族主義情感、文化血緣連帶、宗教連帶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即是兩岸媽祖信仰交流。

作為民間宗教，媽祖信仰原先不在統戰工作的視角中。由於臺灣信仰社群積極參與在中國大陸（尤其東南沿海）民間信仰的宗教復振過程中，受到官方的注意，初期在地方層級的對臺部門，而後至中央統戰部門逐漸意識到：媽祖信仰貼近臺灣地方社會，透過兩岸媽祖信仰交流可以聯繫臺灣媽祖信仰社群以及基層社會，並透過此管道發揮對臺影響力，開始逐漸視媽祖信仰交流為對臺工作戰略高地（Ku 2015）。在既有文獻中，雖已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中國大陸媽祖信仰復甦與發展過程涉及的國家與宗教之動態（Ku 2015），但兩岸媽祖信仰交流涉及的中共統戰策略與機制，並非多數媽祖研究涵蓋的議題。少數涉及此議題的，是古明君與洪瑩發（2017）的研究，他們指出：某些積極來往兩岸的宗教領袖以及民間信仰社群頭人「跨海峽做宗教」的數十年歷程中，逐漸形成了圍繞著媽祖信仰的政治經濟叢結，到了近期，中國的宗教統戰運用此一叢結，創造臺灣信仰社群頭人跨海峽做宗

教的政治經濟紅利，使得中國政府可以透過信仰網絡深入臺灣民間基層。他們的研究也指出：媽祖信仰的跨海峽交流網絡中，有兩處重要的節點，使得宗教交流網絡得以轉化挪用為傳達中共意見的管道：在臺灣是「臺灣媽祖聯誼會」此一跨宮廟的聯誼體系，在中國是「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此一具官方色彩的社會組織。雙方不僅對口安排媽祖進香等相關活動，也舉辦論壇、出版、各類交流（古明君、洪瑩發 2017）。

古明君與洪瑩發（2017）的研究，關注立足於殊異的國家／社會關係動態下，海峽兩岸媽祖信仰社群交流的互動過程，以及所產生出溢出宗教領域之外的兩岸政治效果，並且已經注意到「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是交流的主要節點之一，但在該文中尚未進一步探究此協會的組織目標與工作內容。此外，由於聚焦在臺灣內部的中國因素，該文未能觸及近期的發展：一帶一路計畫下，媽祖文化與「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扮演怎樣的角色。因而，本文主要的目標，即是著力於此一實證分析的空白之處。並以此進一步探究媽祖文化與作為民間宗教的媽祖信仰之間的關係，以及淬鍊自民間宗教但重塑之後的媽祖文化，成為被黨國運用的工具之戰略目標與運作機制。

參、以媽祖文化為平臺發揮境外影響力

一、媽祖文化的浮現與塑造

今日我們在中共官方論述中看到的媽祖文化，是一個相當晚近才出現的論述範疇。以下我將說明：此一範疇浮現於中國民間宗教復振的「宗教文化化」（culturification of religion）策略，而後進一步被官方認可，並由官方媒體、知識社群、官辦非政府組織生產相關論述。

1970 年代末，在政治氣氛鬆動的情況下，中國不同地區紛紛出現建廟、重塑神像、恢復祭祀與慶典活動等民間宗教復振的現象（Chan and Lang 2015; Chau 2006; Ku 2015）。其時中共對民間宗教尚沒有政策性地改變態度，仍然定位其為封建迷信。地方政府在不同的個案中則呈現了殊異的應對方式：或有強力壓制、或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有著眼其對旅遊發展、對臺宣傳、招商海外華人信眾等可能的貢獻而提供正式化程度不一的支持（Ku 2018）。為避免可能的強力壓制，民間宗教復振的地方行動者在不同國家部門之間尋求同情或支持，並且尋找具有正當

性的框架來定位其宗教實作，而發展出各類策略。以文物或民俗文化之名來定位民間宗教實作，是常見的策略之一（高丙中 2006; Chau 2011, 6-7; Ku 2015; 2018）。這是地方行動者在與國家互動中，形成了一條透過文化策略來復振宗教的特殊路徑：「民間宗教的文化化」。在 1980 年代初期與中期，個別的媽祖廟宇信仰頭人已試圖運用官方文化論述中具有正當性的概念範疇為框架，強化個別物件與活動的正當性。湄洲媽祖祖廟也採用類似的策略：將廟宇申報為文物保護單位，將具有宗教意涵的儀式活動和神聖物件，定位為「民俗」或「文物」（張珣 2014, 144-145; 鄭振滿 2010, 128; Ku 2015）。到了 1980 年代後期，不僅使用既有的官方概念範疇，更進一步出現了「媽祖文化」這個具有統整性的概念。媽祖文化一詞，是在 1987 年福建省莆田市召開的媽祖學術研討會上，由莆田出身的學者^①提出（衛庶、李舫 2008, 24）。當年適逢媽祖升天千年，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以此契機，請莆田市政協牽頭擴大舉辦媽祖千年祭活動，並在市級對臺辦公室的協助下，向港澳臺地區發出千份邀請書，邀請廟宇組織參加升天千年祭（古明君、洪瑩發 2017），同時舉辦媽祖千年祭學術研討會，邀集中國各地與媽祖研究有關的學者與會（林元伯 2012; 楊鵬飛 2012）。根據與會者的回憶，研討會中媽祖文化此一概念提出時，還引發其他與會者竊竊私語無法理解（林元伯 2012; 林元伯、陳寵章 2012），但對與會的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來說，這個概念開啓了論述上的可能性，可以突破媽祖信仰被視為封建迷信的困境（林元伯、陳寵章 2012）。此次會議之後，廟宇頭人開始在相關活動與論述中使用媽祖文化一詞，市級政府相關部門並無強烈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廟宇頭人透過長期友好的地方文化人士，取得市級宣傳部門的支持，「在市委宣傳部領導下，…其中一個重點就是抓媽祖文化研究」（金文亨 2012）。千年祭學術研討會之後，媽祖文化一詞很快地就出現在省級的官方媒體上（林元伯 2012），可見以文化為框架重新定位復振中的媽祖信仰活動，逐漸取得地方層次的共識。媽祖文化此字眼開始在地方政策和對外宣傳中出現，是受到地方層次官方肯認的正式範疇。「文化化」不再僅是個別媽祖廟宇的生存策略，而是受到地方政府肯認與運用的策略。

在中國各地不同的「民間宗教文化化」個案中，某些研究指出：這些復振的民

註① 提出此一名詞者為上海師範大學林文金教授，為修辭學者。當年籌辦此會議主要推動者，為莆田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以及市委宣傳部，擬以學術研討「媽祖研究」為途徑以突破「媽祖為封建迷信」的困境。為此，會中邀集多位專家學者，尤其是外地學者，進行論證。也就是在此脈絡下，原籍為莆田籍的林文金教授提出「應該重視媽祖文化研究」此一倡議性質的論文。目前相關文獻，皆指認這是最早提出媽祖文化此一概念的脈絡。相關細節可參見金文亨（2012）及林元伯（2012）。

間宗教，被重新框構在具有正當性的文化範疇下，只是「有創意的偽裝」（Chau 2011, 6-7），或者是在兩種意義體系中的「雙重名目」（高丙中 2006）。然而，在媽祖信仰復振與發展長達數十年的歷程中，媽祖信仰與媽祖文化兩者間，逐漸呈現出質性上的重大差異：前者涉及地方社會透過信仰活動中各類象徵實踐，以表達個人或團體情感，提供了個體確認並定位彼此，使個體凝聚並歸屬於特定的情感道德社群，因此具有集體情感交融的道德意涵。後者則是多重行動者介入重塑的論述產物，除了信仰社群頭人之外，還包括不同級別和類型的國家部門（市級臺辦、市級政府、市級宣傳部門、省級旅遊部門）和文化權威（歷史學家、文物專家、民俗學專家）涉入媽祖文化的打造與論述生產過程中。媽祖文化雖源於民間信仰，但被轉化改造，是一個淡化宗教意涵的論述範疇，此一範疇具有強烈的工具性，是以閩臺民間交流以爭取政策傾斜與政府投入地方建設的項目，是地方發展的文化品牌。

在中共文化治理的歷程中，民間文化的改造並不是新鮮事，從共黨全面取得政權之前，即開始策略性的使用民間文化（宗教儀式、民間傳說、歌謠、戲曲），改造為文化宣傳工作的素材（毛巧暉 2010, 75-79; Holm 1984, 3; Perry 2012）。在 1950 年代之後，文化宣傳成為國家工作，從黨、國家官僚部門、地方文化權威等由上而下的組織化動員（毛巧暉 2010, 32-37; Perry 2012）。改造民衆所熟悉的文化，成為黨與國家使用的文化宣傳素材。利用文化共識，將民衆所熟悉文化轉化為符號資源，戰略性地運用在大衆的政治說服。與此相較，媽祖文化浮現於信仰社群的正當性渴望，此概念源於 1980 年代初期民間宗教復振時信仰社群的生存策略，其中充滿了信仰社群的能動性。然而，此一能動性的展現是置放於其和國家部門的持續互動中，且以取得官方肯認位置的論述範疇為終。而官方之所以對媽祖文化此一論述範疇予以正式肯認，也是在信仰社群與國家的互動過程中，部分地方層級的黨與國家部門（如宣傳部門、對臺辦公室、文化部門）成為信仰社群與黨國的接觸點，在互動中試圖掌握並定位此一復振的民間宗教。國家部門、信仰社群、地方菁英、知識社群各方交織共構中，至 1980 年代末期，媽祖文化成為具有共識的論述範疇，以此命名並定性此一復振的民間宗教活動。自其成為正式的官方論述範疇之後，媽祖文化經過不斷的論述發展與重塑。在 2004 年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成立之後，其中一個主要的工作項目即是深掘媽祖信仰，經研究並重新提煉轉化為媽祖文化：「五年來，協會通過各種學術研討活動，對媽祖文化進行挖掘、研究和提煉。…協會定期不定期組織不同單位的學術交流活動。設計媽祖文化與兩岸情緣、與兩岸直航、與華人華僑等領域，連續舉辦了四屆湄洲媽祖海峽論壇。」（李仕匯 2009, 32）我將在下文中指出：從論述以及活動內容來看，21 世紀的媽祖文化已經

不僅是民間信仰社群與地方國家部門之間交織共構的地方文化，而已成為中央層級國家部門肯認的範疇，得以進一步運用為黨的宣傳與統戰工具。

二、鏈接境外信仰社群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

（一）成立脈絡

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成立於 2004 年。然其成立的脈絡，必須回溯自 1970 年代末以來的媽祖信仰復振。在福建地區的媽祖廟宇重建，以及信仰儀式恢復的過程中，由於官方對民間宗教的態度尚不清晰，信仰社群頭人以及部分社會菁英仍不斷面對政治風險，而摸索如何重新構框此一民間宗教實作，擺脫其「封建迷信」的汙名，增加其文化正當性（鄭振滿 2010; Ku 2015）。這些積極參與在媽祖信仰復振中的地方行動者，在 1980 年代開始意識到兩個新的意義框架。一是閩臺交流：由於臺灣的媽祖廟宇頭人和信眾積極捐輸協助廟宇重建，並且開始赴湄洲島進香，在兩岸政治變化之際，與臺灣媽祖信仰社群的互動和交流，在地方政治中越發具有正向的意涵，有助於當地的媽祖信仰發展。第二是世界遺產：1985 年中國政府簽署世界遺產保護公約之後，提名並成功登錄了數量眾多的世界遺產項目。感受到此一範疇受到國家肯認，媽祖信仰復振的地方行動者開始倡議將媽祖信仰此一民間宗教實踐連結上世界遺產範疇（Ku 2015）。這些參與在媽祖信仰復振中的地方行動者，並不限於廟宇頭人，還包括地方社會精英、文化權威等，因而開始構思發展廟宇之外的組織形式。在以上兩重新興意義框架交織下，爭取官方認可的文化正當化的渴望，凝聚在對於組織的想像中。「在 1998 年的『紀念湄洲媽祖金身巡遊臺灣一週年』座談會上，有部分媽祖文化機構代表提出要成立『世界媽祖信眾聯誼會』」（中華媽祖 2005a）。這個聯誼會的提議，在 1990 年代末的當時，未得到國家相關部門的支持，一直停留在籌備階段。其時，臺灣媽祖信仰社群往大陸媽祖廟宇進香，規模逐次擴大，並且廟宇交往對象不限於湄洲媽祖祖廟。2001 年，大甲鎮瀾宮邀集臺灣十八家媽祖廟宇聯合捐贈賢良港天后祖祠興建媽祖故居，並於同年六月以此十八家廟宇組成「臺灣媽祖聯誼會」，以協會組織集體進行兩岸宗教交流與相關協商（洪瑩發 2005, 129; 張珣 2005, 19）。次年賢良港天后祖祠媽祖故居興建完成，即邀請這十八家廟宇聯合以臺灣媽祖聯誼會名義參與落成典禮。原先倡議組織「世界媽祖信眾聯誼會」的地方行動者，此時有了新的動能：成立可與臺灣媽祖聯誼會對口交流的社會組織。2002 年，湄洲媽祖祖廟召開「世界媽祖信眾聯誼會」的籌備工作座談會上，決定將該組織更名為「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中

華媽祖 2005a)。由臺灣媽祖聯誼會已成立，此時於中國大陸成立類似的組織，形成對口，得到官方支持。2004 年 6 月，國家民政部批覆同意成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它是國家批准的首個全國性媽祖文化社團。同年 11 月初，在湄洲媽祖廟主導下，該協會成立，國家文化部是它的業務主管單位。

就其最初的提議發想來看，當時推動成立組織的行動者曾經設想此一協會是由「信眾」組成，可以發展為類似佛教協會或三自教會等愛國宗教組織，以此在國家的宗教治理框架中找到具有正當性的位置。然而，由於民間宗教仍不被官方視為「宗教」，宗教事務局並沒有相應的局處可以主管和審批媽祖信徒事務以及媽祖信仰活動。因此，要成立以媽祖信徒為成員對象的組織，在既有的宗教管理架構中，一直找不到立足點，直到臺灣成立跨廟宇的聯誼會並以此推動兩岸的媽祖信仰交流，情勢發展才有突破性的變化。成立與臺灣媽祖聯誼會性質相當得以對口的協會組織，在地方以及中央，獲得支持，前提是如何在論述以及行政管理上定位此一組織。在經過多方討論尋求定位，以及獲得文化部門支持，爭取到以國家文化部作為業務主管單位之後，推動此一協會組織的行動者，改以「媽祖文化」而非「信眾」為名，繞開「民間信仰是否為宗教」、「可否以既有的宗教治理架構進行民間信仰相關事務的管理」等問題。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名稱定位、業務主管部門單位等議題，也顯示出信仰社群推動組織成立，與國家部門互動的過程中，再次確認媽祖文化已成為具有正當性的範疇。且此時此一範疇受到的官方肯認，已經超越市級或省級，而是中央層級。

（二）組織目標與工作內容

自其成立之時，該協會的主要組織目標即是對臺工作。據其機關刊物《中華媽祖》雜誌的報導，該協會的成立大會上，曾任福建省委書記、時為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發來的賀信中提到「媽祖文化…是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促進兩岸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橋樑與紐帶。」（賈慶林 2005）賈慶林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統戰工作，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這封賀信象徵著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在共黨統戰工作的角色定位。不僅如此，首屆協會會長與副會長安排，也具有對臺工作象徵意涵：會長為具有臺籍背景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張克輝，其時亦為臺盟中央主席。6 位副會長中，有 2 位是臺灣媽祖宮廟的董事長，包括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北港朝天宮董事長蔡永常。根據筆者統計：在第一屆理事會的 215 名理事中，有 59 名為臺灣宮廟代表（中華媽祖 2005b）。

2009 年該協會在湄洲島召開第二屆會員大會，當年媽祖信仰成功登錄世界人

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選擇在當年召開會員大會，具有象徵意義。第二屆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員，從第一屆的 200 多名增加成為 474 名，張克輝仍被選舉為新一屆協會會長。此外，協會聘請 3 名名譽會長，其中 2 位具有海外代表身分者，一是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其時亦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一位是新加坡金鷹國際集團董事局主席陳江和。在第二屆的 10 名副會長中，有 4 名臺灣宮廟代表，包括鄭銘坤（大甲鎮瀾宮）、曾蔡美佐（北港朝天宮）、張偉東（鹿港天后宮）、何達煌（新港奉天宮），且也將臺南大天后宮選為副會長單位（蘇健 2009, 9）。而至 2016 年第三屆起，協會副會長單位中，已經有 5 名臺灣宮廟代表：顏清標（大甲鎮瀾宮）、蔡咏錫（北港朝天宮）、張偉東（鹿港天后宮）、何達煌（新港奉天宮）、曾吉連（臺南大天后宮）（中華媽祖網 2016）。從第一屆到第三屆的副會長名單中可以發現：該協會掌握臺灣媽祖信仰社群生態，席次安排上注意到不同的臺灣媽祖廟宇的勢力平衡。

若與宗教統戰下的三自教會做比較，可以發現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組織目標，主要不在國境內部的宗教人士與宗教活動管理，而是強化與國境外的相關社群的紐帶，收束於官方肯認的媽祖文化中，並橋接中共與境外信仰社群。其機關刊物《中華媽祖》雜誌創刊號的發刊詞，呈現了這個外向型的橋接和收束任務：「媽祖文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全世界有 2 億多信眾、5000 多座媽祖廟。2004 年 6 月 18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成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中華媽祖》作為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會刊，遵照協會宗旨…致力於弘揚媽祖精神…《中華媽祖》作為連結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橋樑和紐帶，…要積極報導全球媽祖文化研究和交流動態，展示世界各地媽祖宮廟風采，加強各地媽祖信眾的聯誼互訪，凸顯媽祖文化…」（張克輝 2005）。

《中華媽祖》雜誌做出的會務報導，可以呈現出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如何在工作中推進其組織任務：協會第一屆理事會（2004～2009 年）工作重點，包括「把媽祖文化聯誼交流作為工作重點，大力發揮媽祖文化連接兩岸同胞和海內外炎黃子孫情感的紐帶作用；通過各種學術研討活動，對媽祖文化進行挖掘、研究和提煉。積極組織海內外專家學者參與，不斷壯大研究隊伍、不斷拓展研究課題、不斷提升研究水平；借助各種宣傳媒體，通過多種宣傳途徑，加大傳播力度，讓更多人認識媽祖文化，讓媽祖文化更快走向世界；積極倡導會員以及廣大信眾開展各類慈善活動，踐行立德、行善、大愛的媽祖精神；致力於打造媽祖文化，讓媽祖文化走向世界，成為全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在加強自身建設方面，通過健全制度、規範管理、積極作為、奉獻社會，逐步建成具有較強凝聚力和影響力的社會組織。」（蘇

健 2009, 9) 其中，發揮媽祖文化連接兩岸同胞和海內外炎黃子孫情感的紐帶作用，進行的方式主要是由協會牽頭舉辦具規模有影響力的重大交流活動。其中包括往臺灣、東南亞等地進行媽祖宮廟聯誼活動。例如：2006 年，該協會副會長，同時也是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長的林金榜，組團赴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與 14 家媽祖宮廟聯誼。2007 年，該協會和臺灣媽祖聯誼會聯合舉辦首屆莆臺媽祖文化活動週。2008 年，該協會常務副會長林國良率領百人參訪團，赴臺觀摩大甲媽祖繞境活動。2009 年，該協會會長張克輝組團赴臺拜訪了臺灣北中南部 15 家媽祖宮廟，並與臺灣基層信眾進行交流。2009 年，透過該協會牽線聯絡，邀請臺灣媽祖聯誼會代表團赴北京、天津、河北參訪和經貿活動，在北京時會見了全國政協主席，亦是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賈慶林（李仕匯 2009, 31）。

過往，臺灣媽祖廟宇赴大陸進香，多是廟對廟的聯繫，然而，自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成立以來，雖然廟宇之間直接聯繫安排進香活動的模式仍然存在，但是大型進香活動的安排接待，甚而旅程路線協調等涉及跨越不同行政地區以及不同單位聯繫溝通的事務，多由該協會協調和安排。例如：2006 年該協會協助安排接待臺灣媽祖聯誼會組織的 7000 多人大型進香團赴湄洲祖廟謁祖進香，2008 年，該協會組織 1000 多名信眾、300 多尊媽祖神像謁祖進香的「天下媽祖回娘家」活動，2009 年，該協會協調安排臺灣媽祖廟宇組織 400 多人搭船首次直航湄洲島並參與首屆海峽論壇等活動（李仕匯 2009, 31）。雖然臺灣與中國大陸媽祖廟宇之間，仍然有個別聯繫安排進香活動，但當進香活動規模擴大，移動的複雜度提升，就需要與不同層級的權威或者不同類型的制度進行交涉。以 2006 年臺灣媽祖聯誼會組織的大型進香團赴湄洲祖廟進香為例，由於有時間的考量，要來得及到達湄洲島參加湄洲媽祖祖廟舉辦的大型祭儀活動，加上進香人數眾多，還有諸多神聖物件，進香團的出關、神像的駐蹕地點、交通路線的安排、沿路的交通管制、…。這些與進香移動相關的議題，不可能只跟廟宇開會打交道就可以敲定，往往還要到不同的市臺辦開會送計畫書，再匯報不同市級政府，溝通協調各類相關部門（古明君 2018）。對於個別廟宇來說，這些聯繫溝通協調意味著相當大的制度成本，因此越是大型的跨海峽進香活動，越需要透過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居中協助。該協會具有超越地方層級的管道，可以與省級政府，以及，如果有必要時，與中央層級的對臺統戰部門聯繫，進行溝通協調。

在該協會近期的工作中，對臺工作仍是重點項目之一。例如：2017 年協會舉辦了湄洲媽祖二十年後赴臺再巡安活動，赴臺 17 天。根據《中華媽祖》雜誌的報導：該協會副會長，同時亦是湄洲祖廟董事會長的林金榜，與協會副秘書長，加上

協會在臺灣的三位副會長：顏清標（大甲鎮瀾宮）、蔡咏鐸（北港朝天宮）、何達煌（新港奉天宮），陪侍媽祖巡遊臺灣北部中部，全臺有近兩千家宮廟接駕，約 500 萬人次參加朝拜（諧匯 2018, 20）。此類「祖廟巡遊」活動，不僅是建立與臺灣信仰社群的聯繫，更是論述生產的重要機制。協會的傳媒組工作人員（有時再加上地方層級的官媒記者）隨行報導活動，將活動過程形成論述，作為日後相關宣傳報導的資料。另外，自 2009 年首屆海峽論壇以來，於同一時段合併舉行「媽祖文化活動週」，即是由該協會以承辦者的角色籌辦安排具體工作。「媽祖文化活動週」時間定在媽祖生辰日，以此邀請臺灣廟宇組織以進香名義帶團參與並出席海峽論壇。源自信眾純樸的進香活動，在此操作下轉化為帶有宣傳目的或政治效果的活動，學者稱其為「進香動員」（古明君、洪瑩發 2017）。②

除了對臺交流之外，該協會近期工作中，更可以看到配合一帶一路計畫，協助湄洲媽祖祖廟等廟宇對東南亞媽祖信仰社群進行交流，將媽祖信仰作為聯繫東南亞地區華人社群的文化紐帶，成為中國大陸發揮文化軟實力對國際進行統戰宣傳的工具之一。2016 年，「媽祖文化」一詞在中國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章節內出現。之後，中國政府以「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其中之一的文物點是湄洲媽祖祖廟。2017 及 2018 連續兩年舉辦「媽祖下南洋，重走海絲路」活動，皆由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與莆田市、湄洲媽祖祖廟等一起推動，安排湄洲媽祖神像赴海外巡遊。2017 年 4 月分及 5 月分，由協會副會長與副秘書長赴泰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確認有效對接當地社團與媽祖廟宇。2017 年 7 月 1 日至 7 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馬六甲、新加坡等地舉辦為「媽祖下南洋，重走海絲路暨中馬、中新媽祖文化活動」週，據協會報導，有當地政府部門、社會機構、民間組織、媽祖信眾、華人華僑、新聞媒體等各界人士超過三十萬人次參與活動（諧匯 2018, 19）。2018 年的「媽祖下南洋，重走海絲路暨中菲媽祖文化交流活動」，則是以郵輪方式安排湄洲媽祖神像至菲律賓巡遊，並且擴大規模以「護駕團」名義，安排中國國內及臺灣的媽祖文化組織及廟宇 2300 多人隨行。《中華媽祖》雜誌的報導和評論中，定位了這兩次活動「媽祖走出國門重走海絲路，…是在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開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舉措之一…同時也促進國家之間的經濟交流和商貿合作…講好

註② 古明君與洪瑩發（2017）的研究也指出：「祖廟來臺巡遊」以及具有「進香動員」意涵的媽祖文化交流，有其統戰效果，不僅是將信仰活動詮釋成「心懷祖國」的政治論述，也有案例顯示以此類活動可更貼近臺灣基層社會進行統戰。

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海廣 2018a），「利用媽祖文化活動民間性的特點，依託媽祖文化活動加強民間交流，有助於加強與「海絲」沿線國家沿海漁民、華僑華人以及受惠於中國援助的民衆的情感連繫，…推進國與國之間『民相親』…」（陳祖芬 2018）。就以 2018 年活動來看，據報導，當地三十多萬人次參與，其中也安排菲律賓政界人士至活動致詞，動員傳統華僑社團、宗親會、華商會或相關基金會^③出席活動或出隊表演，組織年輕一代的華僑華人後裔以義工身分或基金會成員參與活動（吳偉鋒 2018a; 林璐 2018; 陳盛鍾 2018）。這兩次的媽祖下南洋，在當地的活動，除了湄洲媽祖神像至當地宮廟駐蹕與相關祭典與繞境活動之外，還安排了民俗文藝活動表演、慈善捐贈、旅遊推介。我認為：這些活動的目標，不僅是聯繫僑務工作對象（華人華僑社團、會館組織等）（To 2014），也不僅是透過民間信仰中廟際往來和信徒互動，強化海外信仰社群社會與中國的「神緣」連帶（古明君、洪瑩發 2017），更是緊密的貼緊習近平時期「一帶一路」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並且把中國和平崛起、商業交流等不同的動力，收編進媽祖文化相關的文化交流工作中。^④在一帶一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中，「以人文交流為紐帶，落實亞洲互聯互通的社會根基。中國支持不同文明的宗教對話，鼓勵加強各國文化和民間往來。」（習近平 2018, 280）要發揮媽祖文化扮演宣傳工作、民間外交、人文交流，鞏固和擴大與周邊國家關係發展的社會和民意基礎等角色，不是僅僅透過廟宇和信仰團體之間的交往，而是透過具有國家統合主義色彩的社會團體，並且積極配合宣傳、僑務和其他相關部門，才能在貼緊黨與國家的政策中，成為五通中「民心相通」的基礎建設。

三、媽祖文化的指涉與使用

自成立以來，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所有活動，是圍繞著媽祖文化為核心來推動。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是論述生產：從民間信仰中挖掘與提煉媽祖文化，再經由機關刊物《中華媽祖》雜誌，制度性地生產相關論述。

到底這些被深掘與提煉出的媽祖文化，指涉為何？在《中華媽祖》雜誌上出

註③ 菲律賓友好基金會

註④ 本文的匿名審查者指出：在一帶一路計畫中，黨國運用媽祖文化以期達到策略目標的，其成果應提出評估。本人同意並感謝此一審查意見。限於目前的研究資料與篇幅限制，本文呈現個別活動的動員對象及其成果。其整體與長期效果的評估，仍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現的媽祖文化相關論述，有以下幾種來源：一、寫作者是《中華媽祖》雜誌編輯部，或者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辦公室。文章內容是活動報導、發布領導相關講話或訪談重要人物，於其中闡述媽祖文化的內涵。二、寫作者是學者、重要信眾代表等，表述他們在媽祖文化工作或者是媽祖信仰中的個人經驗與想法。雖是邀稿或者是投稿，這類的文章也必然經過雜誌編輯部的編修工作。筆者檢閱分析歷年《中華媽祖》雜誌，發現其中關於媽祖文化的論述有以下特點：一、在創刊前十年，該雜誌的「媽祖情緣」欄目中多為邀稿或訪談信眾的媽祖信仰經驗，因此部分文章仍然呈現出具有民間信仰的「靈應」特性。在 2014 年起將原有的「媽祖情緣」欄目改為「大愛情緣」欄目（秒秒 2015, 77），「主要聚焦全球各地特別是海峽兩岸媽祖文化界中，湧現出的一大批道德高尚、奉善而行、樸素無華、兢兢業業的媽祖人。宣傳報導他們…的付出與貢獻，引導讀者學習領會媽祖精神的崇高與偉大」（翁衛平、蘇健 2015, 39）。因此，該欄目中的報導的論述框架，不再是個人與媽祖情緣式的信仰經驗，而凡是在媽祖文化工作上有貢獻，或者可以作為道德表率的參與者，都可以呈現。就以《中華媽祖》創刊十週年該期「大愛情緣」欄目為例，其中以七則事件展示了華國鋒、項南、張克輝等政治領導如何引領促成媽祖文化發展（黃志霖 2015）。二、媽祖文化具有延伸發展的諸可能性。學者探究媽祖文化時，較為強調其民間信仰為基礎的文化表現，例如，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顧問陳壽朋教授在訪談中指出：「媽祖文化，是基於媽祖的感人事蹟而形成的，以天后宮、媽祖廟等為物質載體，以有關祭祀、傳說、文學、民歌、舞蹈等為傳播途徑，是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民俗文化。」（衛庶、李舫 2008, 24），相較上述具有學術分析的論述，媽祖文化工作的參與者談論媽祖文化的方式，往往是強調其經濟、地方發展等各種發展延伸的樣貌，例如：「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常務副會長林國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要充分發揮中華媽祖文化研究院的應有功能，進一步挖掘媽祖文化研究的內涵和外延，做好媽祖文化宣傳、傳播工作，…推動媽祖文化事業的發展和繁榮，逐漸做大媽祖文化產業」（周文輝 2008）。三、雖然在報導上呈現不同地區媽祖信仰活動和媽祖廟宇的特色，但論述上強調媽祖文化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代表「傳統文化」、象徵「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黃國華 2008; 葉子彤 2008）。尤其「媽祖在線」欄目（2014 年後改為「新聞視點」欄目），固定報導各地媽祖信仰與文化活動時，會將臺灣以及海外地區的活動一併納入，因而，原本具有強烈地方社會意涵的信仰活動，被拼接成為整體文化之一環。四、媽祖文化指涉的內涵，在不同時期配合國家政策方向，在論述上重述。例如近幾年來，論述「媽祖文化與海洋文明」的關聯性，頻繁出現於《中華媽祖》雜誌（良寬 2016;

俞建忠 2017; 陳天壽 2017; 黃曉燁 2015)，並強調媽祖文化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密切相關（中華媽祖 2018; 俞建忠 2018, 19; 重磊 2018, 36; 海廣 2018b, 38）。

雖然歷時地檢閱《中華媽祖》雜誌呈現的媽祖文化，在內容指涉上，仍存在著民間信仰經驗、宗教的文化表現形式，以及官方正式化論述等的揉雜。但是，若相較於它的前身—自 1970 年代末以來媽祖信仰復振中的民間宗教文化化，《中華媽祖》雜誌歷年來逐漸深掘與提煉出的媽祖文化，有以下兩點突出的特性，並未在前一階段出現。首先，一個新的行動主體被形構出來：「媽祖人」。如本文稍早曾提到：在 1998 年當時的構想中曾有提議組建「世界媽祖信眾聯誼會」，此一會名後來被「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取代。在其後《中華媽祖》雜誌中，初期仍以「媽祖信眾」或「媽祖信徒」來指稱這個信仰社群成員，但近年開始出現「媽祖人」這個名詞。「媽祖人」取代了信仰社群中的信眾，而是一個國家肯認的民間文化中的道德主體：「隨著媽祖文化傳播與弘揚，社會中正逐漸形成一獨特的群體—媽祖人。媽祖人是指受媽祖文化薰陶和感染，用媽祖的精神來規範言行、形成價值觀、塑造人格，造就自己心理的社會群體…。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自成立以來，不斷向廣大媽祖人提出用媽祖精神傳播媽祖文化，用媽祖文化弘揚媽祖精神，四海一家，爭當媽祖人，勤做公益事」（黃志霖 2011）。媽祖人是一道德主體位置，可以是受到媽祖精神影響的人，也可以是為媽祖工作作出貢獻的人，例如捐獻金錢時間以及創作等在媽祖工作行列中的人，因此，在媽祖人此一主體位置上的，不再是捐錢蓋廟建神像的傳統信徒，也包括受到國家動員參與相關媽祖文化活動的志工、編寫國家肯認的媽祖文化論述的專家學者，甚至是對媽祖文化的保護與發展曾發揮影響力的領導。此外，在某些論述中，媽祖人也指涉那些接受此一文化薰陶而轉變角色改變態度的對象，無論這些對象是否在信仰實踐上是媽祖信仰社群的一分子，例如參加媽祖文化營的學生與青年。「媽祖人」的主體的形塑，置換了具有清晰宗教特徵的「信眾」主體，只要是可以用媽祖文化論述範疇連結上的治理對象，都可以收束在「媽祖人」的主體位置上。

其次，受到國家肯認的媽祖文化，剝離了它強烈的在地性，轉而重視文化傳播。由民間信仰活動中提煉萃取成分後，重新淬鍊生產出的媽祖文化，透過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進一步發展為各類影音產品：「張克輝會長創作的 22 集電視連續劇『湄洲島奇緣』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六集電視劇『媽祖』在中央電視臺的播出，組織創作歌曲媽祖並由著名歌唱家彭麗媛演唱，『天下媽祖回娘家』DVD 紀錄片的發行」（李仕匯 2009, 33-34），並且通過不同的傳播模式，發揮其工具性：「協

會透過各種宣傳媒體媒介，通過多重宣傳途徑，加大全部力度，讓更多人認識媽祖文化，讓媽祖文化更快走向世界。…協會重視發揮宣傳媒體的效應，…每逢舉辦大型活動，都要請中央報刊、電視臺進行跟蹤報導…」（李仕匯 2009, 32-33）。近年更創新宣傳方式傳播媽祖文化：拍攝微電影系列紀錄片、協調人民網連線世界五大洲進行網絡視頻直播訪談探討媽祖文化與海洋文明關係（諧匯 2018, 21）。文化傳播，在中華媽祖文化協會的工作中，意味著發揮媽祖文化具有的外向鏈結能力。

「媽祖文化隨著中國人移居至東南亞而流行於華僑社會，它在海外華僑中就被當成一種具體的民族傳統精神文化，從家鄉帶來的媽祖神像成為海外華僑的精神寄託，媽祖信仰成為海外華僑反對民族壓迫，不忘祖根，思念家鄉，維繫海外華僑社團的情感紐帶。…媽祖文化也因而成為海外華僑華人的精神支柱之一，成為他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象徵，在團結廣大華僑華人共同奮鬥、促進華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密切華僑華人與祖籍國的聯繫、加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後的媽祖文化傳播中，應當進一步著眼於媽祖文化的祖地文化屬性…可以擴大民間交流，充分展示祖地文化魅力，增強臺灣同胞對根、祖、脈的認同」（曾偉 2011）。過往，在對臺工作中，將臺灣媽祖信仰社群中的祖源意識制度化為祖廟論述，並且詮釋媽祖信眾至湄洲島進香為「心懷祖國」的統戰論述（古明君、洪瑩發 2017），在一帶一路計畫下，翻新擴展為海外華人祖地祖源的文化認同，參與在其中的社會行動者，不僅包括海外的廟宇、海外華人華僑組織、也包括由華商籌辦的基金會等。可以發現：所謂的媽祖文化傳播，結合了僑務工作、宣傳工作、外交工作、對臺工作，因時因地而戰略性調整以擴大中國在境外的影響力。

受到中央層級重視的媽祖文化，近幾年間相關論述生產與活動，不全僅由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主辦。即便如此，《中華媽祖》雜誌仍會報導這些活動，參與媽祖文化的論述生產。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自 2016 年起舉辦的「世界媽祖文化論壇」。此論壇主辦單位包括國家級政府部門以及省級地方政府。以第三屆世界媽祖文化論壇為例，主辦單位為中國文化和旅遊部、自然資源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福建省政府（吳偉鋒 2018b, 26）。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則是由協會領導出席開幕式、發表講話、提交論文，籌辦幾場主題論壇或平行論壇。會後則在《中華媽祖》雜誌刊出報導文字。例如 2018 年 11 月舉辦的第三屆世界媽祖文化論壇提出湄洲倡議，提到論壇的成果是「表達了對於新時代弘揚媽祖文化、發揚海洋文明、增進民間交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切與期待」（中華媽祖 2018），並且定位「媽祖文化孕育於民間，流傳於民間，興盛於民間，是民間交流的天然平臺和民心相通的重要紐帶。…要通過不斷的交流與融合，使媽祖文化成為

更具現代性的文化符號和文明交流紐帶，成為民間文化交流和發揚海洋文明的重要載體。」（中華媽祖 2018）因此，這個論壇提出的倡議，是「建立世界媽祖文化論壇常設機制，…建構一個開放性的平臺和機制，匯聚全球對於媽祖文化、海洋文明、海洋經濟、人類命運等有共同關切的社會團體和民間人士的力量和資源…在更高層次、更寬領域、更廣泛範圍上，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積極貢獻！」（中華媽祖 2018）習近平時期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具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詞彙，視「一帶一路」建設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習近平 2018, 859），上述的定位與倡議，皆與此一國家主旋律交融並互相應和。2018 年 11 月舉辦的世界媽祖文化論壇，隨即在當年 12 月出刊的 81 期《中華媽祖》雜誌中，作出專題特別報導論壇活動、展示成果並詮釋意義，且全文刊登湄洲倡議。

肆、結論

在今日，媽祖文化在中國的官方論述上，被上升至國家發展，推動統一等戰略位置，透過媽祖文化搭建了中共對境外社會發揮影響力的管道。然而，媽祖文化是什麼？媽祖信仰有其長久的歷史和廣大的信眾。深具民間宗教色彩的媽祖信仰，和所謂的媽祖文化之間有何關係？這是本文提問的起點。本文探究媽祖文化此一範疇浮現的過程及其內涵的演變，並聚焦分析與媽祖文化密切相關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透過該協會的形成脈絡、組織目標、工作內容，以及其所生產的媽祖文化論述，來回應以上的問題。

本文分析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工作內容，發現該協會的組織目標，主要不在國境內部的宗教人士與宗教活動管理，而是強化與國境外的相關社群的紐帶，收束於官方肯認的媽祖文化中，並橋接中共與海外社群。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具有半官方性質，該協會成立之後，將之前兩岸之間廟宇對廟宇的各種互動交往，統整在該組織，因而，廟際之間的關係網絡被重整為黨國可以掌握的制度性的管道，活動也因此掌握在國家可掌控的形式中。此一模式原本發展形成於對臺工作中，後在「文化走出去」以及一帶一路計畫下，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也延展其任務，在國家的掌握下進行向東南亞媽祖信仰社群進行文化交流。透過媽祖文化交流過程，促成與政治人物或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士會面溝通，擇選社會菁英納入中華媽祖文化研究協會並給予榮譽頭銜，是海外文化軟實力與統戰戰術結合運用。

媽祖文化雖然起始於媽祖信仰社群在宗教復振過程中的文化策略，然而此一範疇逐漸在中國官方論述中被形塑、掌握，並且確定其工具性質。透過論述分析，本文指出：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機關刊物《中華媽祖》雜誌，呈現了具有官方認可的媽祖文化論述內容，有以下的特點：首先，承接 1980 年代地方層次的媽祖信仰文化化的趨勢，21 世紀之後的媽祖文化論述持續淡化媽祖文化具有的宗教意涵；其次，超越地方政府將媽祖文化作為地區品牌象徵，將原具有強烈地方特色的媽祖信仰實踐，脫離在地色彩，強調其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並框架為人類文明之一環。本文發現：《中華媽祖》雜誌中雖仍然有各類媽祖信仰者故事報導，但是淡化其中民間宗教的靈應特徵，而是強調這些「媽祖人」的特質如何與國家肯認的道德主體位置一致。此類論述生產的媽祖文化，創造了去宗教化的「媽祖人」主體位置。該協會的實作框架，以文化傳播取代宗教發展，強調媽祖文化的跨國傳播，以文化交流的名義，聯繫境外信仰社群，發展並強化圍繞媽祖文化的各類連帶，以期使媽祖文化走出去。

過往相關研究已經注意到：中國的宗教治理主要是針對國內宗教社群的分類管理，吸納宗教菁英，分殊宗教社群進行統戰。相較之下，本文發現：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的工作方式雖具有宗教統戰的傳統，但調整並拓展運用至境外宗教社群與社會菁英，並且結合中共的僑務、宣傳工作，此個案因此呈現出在大統戰與大外宣時期對於民間宗教工作的新貌。此外，本文指出：脫離了原具有地方文化的特色，減輕其民間信仰靈應特徵的媽祖文化，才能扣緊黨與國家的主旋律，服膺黨國領導之發展方向與戰略目標。中國崛起時代，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轉化運用為國家發揮境外影響力的策略工具，本文僅呈現其中一隅。進一步掌握此一文化治理的現況與後續效應，尚待未來持續研究。

* * *

（收件：107 年 12 月 31 日，接受：108 年 10 月 14 日）

Mazu Culture: an Instru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anding Offshore Influences

Ming-chun Ku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Xi Jinping era, Mazu culture has been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s an instru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of united front work. What is Mazu culture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party-state has frequently referred to? How does it relate to Mazu belief, a revived popular religion once officially labeled as superstition? How does the party state use Mazu culture to achieve specific strategic objective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mergence and the changing connotations of the discursive category of 'Mazu culture'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the party state. The study places the analytical focus on a national-level GONGO, Chinese Mazu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and examines this GONGO's establishment background, memberships, activities, and publications.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strategy of "culturification" adopted by the belief community during religious revival led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category 'Mazu culture' in the late 1980s. Emerging in the belief community's engagement with state agendas, this category acquired official recognition, gradually evolved, and ultimately adapted by the CCP as an official instrument to expand China's offshore influences. "De-religionizing" and "culturification" have enabled this instrumental role. The discourse of Mazu

culture generates a de-religionized subject position, ‘Mazu-ren,’ to replace ‘Mazu believers.’ It also emphasize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stead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Mazu culture has been used strategically in the party-state’s externally-directed policies: in the United Front work towards Taiwan since 1980s, and recently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boost connection with countries located along 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This case study of Mazu culture uncovers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China’s popular religions in the Great United Front and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eras.

Keywords: Mazu Culture, Popular Religion, China’s Influenc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Religion

參考文獻

- 中國民族宗教網，2012，〈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
<http://www.mzb.com.cn/html/folder/290171.htm>，查閱時間：2018/12/1。Zhongguo
minzu zongjiao wang. 2012. “Guanyu woguo shehui zhuyi shiqi zongjiao wenti de jiben
guandian he jiben zhengce” [Concerning our Country’s Basic Standpoint and Policy on
Religious Questions During the Socialist Period] (Accessed on December 1, 2018).
- 中華媽祖，2005a，〈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成立〉，《中華媽祖》，1：5。China Mazu.
2005a. “Zhonghua mazu wenhua jiaoliu xiehui chengli” [Found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China Mazu*, 1: 5.
- 中華媽祖，2005b，〈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第一屆理事會成員名單〉，《中華媽祖》，
1：76-79。China Mazu. 2005b. “Zhonghua mazu wenhua jiaoliu xiehui diyi jie lishihui
chengyuan mingdan” [Members of the First Board of Directors, Chinese Mazu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China Mazu*, 1: 76-79.
- 中華媽祖，2018，〈第三屆世界媽祖文化論壇湄洲倡議〉，《中華媽祖》，81：31。
China Mazu. 2018. “Disanjie shijie mazu wenhua luntan meizhou changyi” [The Third
World Mazu Culture Forum of Meizhou Proposal]. *China Mazu*, 81: 31.
- 中華媽祖網，2016，〈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2016年會員大會在湄洲島舉行〉，[http://
news.chinamazu.cn/mzxx20161101/30617.html](http://news.chinamazu.cn/mzxx20161101/30617.html)，查閱時間：2018/12/1。Zhonghua
mazu wang. 2016. “Zhonghua mazu wenhua jiaoliu xiehui 2016 nian huiyuan dahui zai
meizhoudao juhui” [2016 General Assembly Meeting of Chinese Mazu Culture Exchange
Association Was Held in Meizhou Island] (Accessed on December 1, 2018).
- 毛巧暉，2010，《20世紀下半葉中國民間文藝學思想史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Mao, Qiao-hui. 2010. *Ershi Shiji Xiabanye Zhongguo Minjian Wenyixue Sixiang Shilu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olk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Shanghai: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 王韻，2016，〈棒子下的胡蘿蔔：中共統戰部在宗教維穩上的角色變化與十九大後的
社會治理走向〉，《發展與挑戰：面對中共十九大》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東亞研究所。Wang, Ray. 2016. “Bangzixia de huluobo: Zhonggong tongzhanbu
zai zongjiao weiwen shang de jiaose bianhua yu shijiu da hou de shehui zhili zouxian”
[Carrot Under the Stick: The Changing Roles of CCP’s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in
Religion Regulations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Fazhan yu tiaozhan:

- miandui zhonggong shijiuda”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古明君，2018，〈民間信仰跨海峽進香的移動政治〉，2018年臺灣社會學年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Ku, Ming-chun. 2018. “Minjian xinyang kuahaixia jinxiang de yidong zhengzhi” [Politics of Mobility in the Cross-Strait Pilgrimage of Popular Relig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 Sociology Association. Hsinchu: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 古明君、洪瑩發，2017，〈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吳介民、蔡宏政與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289-324，新北市：左岸。Ku, Ming-chun, and Yi-fa Hong. 2017. “Mazu xinyang de kuahaixia liyi” [Dividends of Cross-Strait Mazu Belief]. In Jieh-min Wu, Hung-jeng Tsai, and Tsu-bang Cheng, eds., “*Diaodeng li de jumang: Zhongguo yinsu zuoyongli yu fanzuoyongli*”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and Resistance in the China Factor], pp.289-324. New Taipei City: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 吳介民，2017a，〈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吳介民、蔡宏政與鄭祖邦主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21-85，新北市：左岸。Wu, Jieh-min. 2017. “Zhongguo yinsu zuoyongli yu fanzuoyongli”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and Resistance in the China Factor]. In Jieh-min Wu, Hung-jeng Tsai, and Tsu-bang Cheng, eds., “*Diaodeng li de jumang: Zhongguo yinsu zuoyongli yu fanzuoyongli*”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and Resistance in the China Factor], pp.21-85. New Taipei City: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 吳介民，2017b，〈以商業模式做統戰：跨海峽政商關係中的在地協力者機制〉，李宗榮與林宗弘主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臺灣經濟與社會》〉：676-719，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Wu, Jieh-min. 2017. “Yi shangye moshi zuo tongzhan: Kuahaixia zhengshang guanxi zhong de zaidi xielizhe jizhi” [Business as United Front Work: Local Collaborators in the Cross-Strait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In Zong-rong Lee, and Thung-hong Lin, eds., “*Wei jing de qiji: Zhuanxing zhong de taiwan jingji yu shehui*” [Unfinished Miracl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pp.676-719.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吳偉鋒，2018a，〈同心謁媽祖，牽手護海絲：「媽祖下南洋，重走海絲路」暨中菲媽祖文化交流活動側記〉，〈《中華媽祖》〉，80：20-24。Wu, Wei-feng. 2018. “Tongxin ye mazu qianshou hu haisi: ‘mazu xia nanyang zhongzou haisilu’ ji zhong fei mazuwenhua

- jiaoliu huodong ceji” [Pay Respects to Mazu Together, Protect Maritime Silk Road Hand in Hand: Sightlights on ‘Mazu Going to South East Asia, Revisi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China-Philippine Mazu Cultural Exchange]. *China Mazu*, 80: 20-24.
- 吳偉鋒，2018b，〈用好「後效應」打響國際品牌：第三屆世界媽祖文化論壇綜述〉，《中華媽祖》，81：26-27。Wu, Wei-feng. 2018. “Yonghao ‘houxiaoying’ daxiang guoji pinpai: disanjie shijie mazu wenhua luntan zongshu” [Build an International Brand by After Effect: The Third World Mazu Culture Forum Summary Report]. *China Mazu*, 81: 26-27.
- 李仕匯，2009，〈承續傳統文化，彰顯媽祖美德，凝聚華人力量：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工作回顧〉，《中華媽祖》，27：31-34。Li, Shi-hui. 2009. “Chengxu chuantong wenhua, zhaxian mazu meide, ningju huaren Liliang: zhonghua mazu wenhua jiaoliu xiehui gongzuo huigu”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 Demonstrating Mazu Virtue Cohering Chinese Power: Review of Chinese Mazu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China Mazu*, 27: 31-34.
- 良寬，2016，〈凝心聚力謀新篇，揚帆起航正當時：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二屆八次常務理事會議側記〉，《中華媽祖》，68：7-9。Liang, Kuan. 2016. “Ningxin juli mou xinpian, yangfan qihang zhengdangshi: zhonghua mazu wenhua jiaoliu xiehui erjie baci changwulishi huiyi ceji” [Uniting People for New Era, Setting Sail on Right Time: Sightlights on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Second Board of Chinese Mazu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China Mazu*, 68: 7-9.
- 周文輝，2008，〈致力發展媽祖文化事業和產業〉，《中華媽祖》，20：27-28。Zhou, Wen-hui. 2008. “Zhili fazhan mazuwenhua shiye he chanye” [We must devote ourselves to develop Mazu culture business and industries]. *China Mazu*, 20: 27-28.
- 林元伯，2012，〈媽祖羽化升天千年祭〉，楊鵬飛主編，《媽祖文化三十年》：47-50，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Lin, Yuan-bo. 2012. “Mazu Yuhua shengtian Qiannianji” [The Ceremony of “One Thousand Years After the Ascension of Mazu] In Pengfei Yang ed., “Mazuwenhua Sanshinian” [Thirty Years of Mazu Culture], pp. 47-50. Fuzhou: The Straits Culture & Art.
- 林元伯、陳寵章，2012，〈林文豪先生的媽祖緣〉，<http://www.ptwhw.com/?post=4911>，查閱時間：2019/8/16。Lin, Yuan-bo, and Chong-zhang Chen. 2012. “Linwenhao xiansheng de mazu yuan” [Mr. Lin, Wen-hao’s Mazu Yuan]. (Accessed on August 16, 2019).

- 林路，2018，〈湄洲媽祖蒞菲巡安數千人追隨〉，《中華媽祖》，80：7。Lin, Lu. 2018. “Meizhou mazu li fei xunan shuqianren zhuisui” [Meizhou Mazu Status Visiting Philippines with Thousands of Followers]. *China Mazu*, 80: 7.
- 金文亨，2012，〈媽祖文化研究回憶〉，楊鵬飛主編，《媽祖文化三十年》：183-190，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Jin, Wen-heng. 2012. “Mazu wenhua Yanjiu Huiyi” [Looking Back upon the Studies of Mazu Culture]. In Peng-fei Yang, ed., “*Mazuwenhua Sanshinian*” [Thirty Years of Mazu Culture], pp.183-190. Fuzhou: The Straits Culture & Art.
- 俞建忠，2017，〈奏響「六部曲」譜寫媽祖文化新篇章〉，《中華媽祖》，74：16-19。Yu, Jian-zhong. 2017. “Zouxiang ‘liubuqu’ puxie mazuwenhua xinpianzhang” [Carry out ‘Six-Part Series’ 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Mazu Culture]. *China Mazu*, 74: 16-19.
- 俞建忠，2018，〈面向國際化，不斷擴展媽祖文化傳播的新領域：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2018年度理事會工作報告（一）〉，《中華媽祖》，81：18-21。Yu, Jian-zhong. 2018. “Mianxiang guojihua, buduan kuozhan mazuwenhua chuanbo de xinlingyu: zhonghua mazu wenhua jiaoliu xiehui 2018 niandu lishihui gongzuo baogao (yi)”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Keeping Expand New Areas of Mazu Culture Transmission: 2018 Board Report of Chinese Mazu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China Mazu*, 81: 18-21.
- 洪瑩發，2005，〈戰後大甲媽祖信仰的發展與轉變〉，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Hong, Ying-Fa. 2005. “Zhanhou dajia mazu xinyang de fazhan yu zhuanbia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of Dajia Mazu Belief After 1945]. MA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 秒秒，2015，〈《中華媽祖》欄目十年回望〉，《中華媽祖》，60：76-78。Miao, Miao. 2015. “‘Zhonghuamazu’ lanmu shinian huiwang” [Ten Years Retrospect of China Mazu’s Columns]. *China Mazu*, 60: 76-78.
- 重磊，2018，〈和衷共濟，媽祖論壇喜結碩果〉，《中華媽祖》，81：36-37。Chong, Lei. 2018. “Hezhong gongji, mazu luntan xijie shuoguo” [Fighting Together with One Accord, Mazu Forum Achieved Great Success]. *China Mazu*, 81: 36-37.
- 海廣，2018a，〈湄洲媽祖巡天下，異國巡遊展魅力〉，《中華媽祖》，80：39-40。Hai, Guang. 2018b. “Meizhou mazu xun tianxia, yiguo xunyou zhan meili” [Meizhou Mazu Cruises the World and Shows its Charm in the Foreign Countries]. *China Mazu*, 80: 39-40.
- 海廣，2018b，〈論壇情融五洲，絲路凝結共識〉，《中華媽祖》，81：38-39。Hai, Guang. 2018a. “Luntan qingrong wuzhou, silu ningjie gongshi” [Forum Melt Five Continents and Set the Consensu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Mazu*, 81: 38-39.

- 翁衛平、蘇健，2015，〈堅持特色辦刊，傳播媽祖文化：《中華媽祖》創刊十週年回顧〉，《中華媽祖》，60：36-39。Weng, Wei-ping, and Jian Su. 2015. "Jianchi tese bankan chuanbo mazu wenhua: 'zhonghua mazu' chuankan shizhounian huigu" [Insist Characteristic for Running a Publication and Spreading Mazu Culture: "China Mazu" Tenth Anniversary]. *China Mazu*, 60: 36-39.
- 高丙中，2006，〈一座博物館：廟宇建築的民族志〉，《社會學研究》，121（1）：154-168。Gao, Bing-zhong. 2006. "Yizuo bowuguan: maoyu jianzhu de minzuzhi" [An Ethnography of a Building Both as Museum and Temple]. *Sociological Studies*, 121 (1): 154-168.
- 張克輝，2005，〈讓媽祖文化走向世界〉，《中華媽祖》，1：1。Zhang, Ke-hui. 2005. "Rang mazu wenhua zouxiang shijie" [May Mazu Culture Head for the World]. *China Mazu*, 1: 1.
- 張珣，2005，〈進香儀式與臺中大甲地區的發展：兼論媽祖信仰與國家的關係〉，區域再結構與文化再創造：一個跨學科的整合研究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Chang, Hsun. 2005. "Jinxiang yishi yu taizhong dajia diqu de fazhan: jianlun mazu xinyang yu guojia de guanxi" [Jinxiang Ritu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izhong Daijia Area: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 and Mazu Belief].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Reg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Remaking.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張珣，2014，〈中國大陸民間信仰的變遷與轉型：以媽祖信仰為例〉，《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5（2）：142-149。Chang, Hsun. 2014. "Zhongguo dalu minjian xinyang de bianqian yu zhuanxing: yi mazu xinyang wei li" [The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Folk Beliefs in Mainland China: Mazu Belief as an Exampl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15 (2): 142-149.
- 習近平，2018，〈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Xi, Jinping. 2018. *Lun jianchi tuidong goujian renlei mingyungongtongti*. [On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 陳天壽，2017，〈媽祖文化與漁人文化〉，《中華媽祖》，74：36-44。Chen, Tian-shou. 2017. "Mazuwenhua yu yuren wenhua" [Mazu Culture and Fisherman Culture]. *China Mazu*, 74: 36-44.
- 陳祖芬，2018，〈媽祖文化「走出去」的時代意義〉，《中華媽祖》，80：33-34。Chen, Zu-fen. 2018. "Mazuwenhua 'zouchuqu' de shidai yiyi" [The Significance of Mazu

- Culture's "Going Globally"]. *China Mazu*, 80: 33-34.
- 陳盛鍾，2018，〈千年走一回：「媽祖下南洋，重走海絲路」暨中華媽祖文化交流活動紀實〉，《中華媽祖》，80：25-28。Chen, Sheng-zhong. 2018. "Qiannian zou yihui : 'mazu xiananyang zhongzou haisilu' ji zhong fei mazuwenhua jiaoliu huodong jishi" [Track Once in a Thousand Years: Activities of 'Mazu Going to South East Asia, Revisit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China-Philippine Mazu Cultural Exchange]. *China Mazu*, 80: 25-28.
- 曾偉，2011，〈媽祖文化調適傳播整合路徑探議〉，《中華媽祖》，39：32-34。Ceng, Wei. 2011. "Mazu wenhua diaoshi chuanbo zhenghe lujing tanyi" [Exploring the Intergrating Routes on Mazu Culture Transmission]. *China Mazu*, 39: 32-34.
- 黃志霖，2011，〈媽祖精神之塑人作用〉，《中華媽祖》，39：24-26。Huang, Zhi-lin. 2011. "Mazu jingshen zhi suren zuoyong" [The Function of Portraying Characters in Mazu Spirits]. *China Mazu*, 39: 24-26.
- 黃志霖，2015，〈睿智引領聚合力〉，《中華媽祖》，60：60-63。Huang, Zhi-lin. 2015. "Ruizhi yinling juheli" [Wise Leads to Convergence]. *China Mazu*, 60: 60-63.
- 黃國華，2008，〈媽祖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中華媽祖》，18：26。Huang, Guo-hua. 2008. "Mazuwenhua shi zhonghuaminzu de wenhua guibao" [Mazu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Treasure of China]. *China Mazu*, 18: 26.
- 黃曉燁，2015，〈媽祖文化是中國海洋文化重要組成：國家海洋局局長王宏到中華媽祖文化研究院調研〉，《中華媽祖》，63：6-7。Huang, Xiao-ye. 2015. "Mazu wenhua shi zhongguo haiyang wenhua zhongyao zucheng: guojia haiyangju juzhang Wang Hong dao zhonghua mazuwenhua yanjiuyuan diaoyan" [Mazu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Marine Culture: Wang Hong, Director of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conducted a research visit to Chinese Maz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Mazu*, 63: 6-7.
- 楊鵬飛，2012，〈從信仰趨向文化，從莆田邁向世界：媽祖文化三十年發展軌跡〉，楊鵬飛主編，《媽祖文化三十年》：1-7，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Yang, Peng-fei. 2012. "Cong xinyang quxiang wenhua, cong putian maixiang shijie: mazu wenhua sanshinian fazhan guiji" [From Belief to Culture, from Putain to the World: The Trajectory of Thirty-Year-of-Development of Mazu Culture]. In Peng-fei Yang, ed., "Mazuwenhua Sanshinian" [Thirty Years of Mazu Culture], pp.1-7. Fuzhou: The Straits Culture & Art.
- 葉子彤，2008，〈媽祖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中華媽祖》，18：27-29。Ye, Zi-tong. 2008. "Mazu wenhua shi zhonghua minzu de jingshen jiayuan" [Mazu Culture is

- the Spiritual Home of China]. *China Mazu*, 18: 27-29.
- 賈慶林，2005，〈賀信〉，《中華媽祖》，1：6。Jai, Qing-lin. 2005. "He Xin" [Letter of Congratulations]. *China Mazu*, 1: 6.
- 澎湃，2018，〈全國“兩會”代表建議發揮媽祖文化海絲建設重要作用〉，《中華媽祖》，77：8。Peng, Pai. 2018. "Quanguo 'lianghui' daibiao jianyi fahui mazuwenhua haishi jianshe zhongyao zuoyo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PC and CPPCC Proposed that Mazu Culture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Mazu*, 77: 8.
- 衛庶、李舫，2008，〈研究媽祖文化，傳承傳統美德：訪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顧問陳壽朋教授〉，《中華媽祖》，18：23-25。Wei, Shu, and Fang Li. 2008. "Yanjiu mazuwenhua chuancheng chuantong meide: fang zhonghua mazuwenhua jiaoliu xiehui guwen Chen Shou-peng jiaoshou" [Study Mazu Culture,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Chen Shou-peng]. *China Mazu*, 18: 23-25.
- 鄭振滿，2010，〈湄洲祖廟與度尾龍井宮：興化民間媽祖崇拜的建構〉，《民俗曲藝》，167：123-50。Zheng, Zhen-Man. 2010. "Meizhou zumiao yu duwei longjinggong: Xinghua minjian mazu chongbai de jiangou" [Meizhou Ancestral Mazu Temple and the Dragon Well Temple of Duwei: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lt of Mazu in the Xinghua Region].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167: 123-150.
- 諧匯，2018，〈不忘初心，再創佳績，譜寫媽祖文化工作新篇章：2017年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工作綜述〉，《中華媽祖》，76：18-22。Xie, Hui. 2018. "Buwang chuxin zaichuang jiaji puxie mazu wenhua gongzuo xin pianzhang: 2017 nian zhonghua mazu wenhua jiaoliu xiehui gongzuo zongshu" [Stay True to the Mission and Make New Achievement Again, Write a New Chapter in Promoting Mazu Culture: 2017 Annual Report of Chinese Mazu Cultural Exchange Association]. *China Mazu*, 76: 18-22.
- 蘇健，2009，〈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第二屆會員大會隆重召開〉，《中華媽祖》，27：8-9。Su, Jian. 2009. "Zhonghua mazu wenhua jiaoliu xiehui dierjie huiyuan dahui longzhong zhaokai" [The Second General Assembly of Chinese Mazu Culture Exchange Association Was Held]. *China Mazu*, 27: 8-9.
- Chan, Selina Ching, and Graeme Lang. 2015. *Building Temples in China: Memories, Tourism, and Ident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 Chau, Adam Yuet. 2006.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u, Adam Yuet. 2009. "Expanding the Space of Popular Religion: Local Temple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In Yoshiko Ashiwa, and David L. Wank, eds., *Making Religion, Making the State*, pp. 211-24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 Chau, Adam Yuet. 2011. "Introduction: Revitalizing and Innovating Religious Tradi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Adam Yuet Chau. e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vit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pp.1-31. New York: Routledge.
- Dunch, Ryan. 2008. "Christianity and 'Adaptation to Socialism'." In Mayfair Mei-hui Yang, ed., *Chinese Religiosity*, pp.155-178.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ossaert, Vincent, and David A. Palmer. 2011.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lm, David. 1984. "Folk Art as Propaganda: the Yangge Movement in Yan'an." In Bonnie S McDougall, e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pp.3-35.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u, Ming-Chun. 2015. "Local Strategies of Popular Religious Community Engaging the State: The Culturalization and Heritagization of the Mazu Belief."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n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Evolving State 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 Taipei.
- Ku, Ming-chun. 2018. "ICH-ization of Popular Relig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hina." In Natsuko Akagawa, and Laurajane Smith, eds.,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Heritag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pp. 187-19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urlantzick, Joshua. 2007.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Elizabeth J.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and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tter, Pitman B. 2003. "Belief in Control: Regulation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74: 317-337.
- To, James Jiann Hua. 2014. *Qiaowu: Extra-Territorial Polic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Leiden & Boston: Brill.
-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2017.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Introduction-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pdf> (December 5, 2018).

- Wang, Ray, and Gerry Groot. 2018. "Who Represents? Xi Jinping's Grand United Front Work, Legitim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2): 569-583.
- Yang, Fenggang. 2011.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